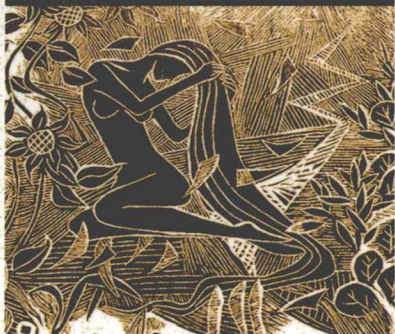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大师经典之作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Silvojia*

基罗加作品选

[乌拉圭] 奥拉西奥·基罗加 著 林光 译

新华出版社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Jiluojia*

**基罗加作品选**

[乌拉圭] 奥拉西奥·基罗加 著 林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基罗加作品选 / (乌拉圭) 基罗加著；林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5011 - 9793 - 4

I. ①爱… II. ①基… ②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乌拉圭—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乌拉圭—现代 ③童话—作品集—乌拉圭—现代  
IV. ①I78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617 号

##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

作 者：(乌拉圭) 奥拉西奥·基罗加

译 者：林 光

责任编辑：李 成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55mm × 23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793 - 4

定 价：28.00 元

---

本社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7101

# 译 序

乌拉圭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是拉丁美洲最受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忽视的地位，曾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在乌拉圭首都的书店里、书摊上，到处都能买到他各种版本的著作。他的作品被选入课本。在他的家乡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旅馆和菜肴。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题材、新颖的创作方法、简洁流畅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当今世界文坛上仍有持久的影响。凡阅读他的作品的读者，必定会被他的艺术魅力深深感染。

基罗加 1878 年降生于乌拉圭西部以温泉知名的边陲小城萨尔托；是阿根廷商人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为了谋生，奥拉西奥·基罗加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他从少年时起就喜欢文学，阅读了左拉、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吉卜林、爱伦·坡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受到有益的影响，很早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尽管他的遭遇很不如意，对文学创作却始终孜孜以求。

1900 年，他前往巴黎游学，同年 7 月回到祖国；1901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文集《珊瑚礁》。1902 年因枪支走火，他无意中打死

了自己的好友，从而移居阿根廷。次年，他参加诗人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率领的考察队，前往米西奥内斯了解古代耶稣会传道历史；从此，他不时往返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米西奥内斯两地，林区的艰苦生活，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丰富泉源。他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米西奥内斯当地的工人、农民、农场主、伐木场主、商人、船工、妓女等；因为熟悉，因为充满感情，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眉眼，在举手投足间无不显现当地人独有的特点和情趣。他的作品，在写实中时不时会融入一些神秘的奇思妙想，令人回味无穷，惊悚莫名。他实际上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之先驱。

从1904年到1935年，基罗加在三十多年文学创作生涯中，写了二百多篇小说。他先后出版了如下一些作品：一、长篇小说——《朦胧的情史》（1908年）、《过去的爱情》（1929年）；二、中短篇小说——《别人的罪行》（1904年）、《受迫害的人们》（1905年）、《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年）、《野蛮人》（1920年）、《荒野》（1924年）、《被放逐的人们》（1926年）、《在那边》（1935年）；三、寓言小说——《阿纳孔达》（1923年）；四、童话——《大森林的故事》（1919年）。其中《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作，面世后读者争相传诵；《大森林的故事》收有作品八篇，是他为自己的儿女写的童话，出版后反响强烈，成为西班牙语世界中最受儿童喜爱的读物之一。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有关文学创作的论文，对后起的拉丁美洲作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1937年2月18日夜里，基罗加因患前列腺癌自杀身亡。

基罗加的作品虽然有爱伦·坡、吉卜林、莫泊桑、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影响痕迹，但他绝不是他们的模仿者。他从拉丁美洲独特的社会生活和神秘的大自然景物中汲取素材，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刻画人物，营造背景气氛，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全然不同于前人的浓烈色彩和个性。他在描述爱情、疯狂和

死亡的多姿多彩的故事中，对劳动者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和哀其不争的悲愤，对善良的弱者则给予了无奈的怜悯和善意的调侃；对于青年男女的爱情，不论成功与否，他都给予热情的讴歌和由衷的同情；他笔下的疯狂冲动，无不是受害者对剥削和贪婪忍无可忍时所作的反抗；他把穷苦人在与剥削者和大自然的抗争中导致的死亡，看做是走投无路境况下的一种解脱，因而显得有一种病态的偏爱，而予以细致的描绘。

在他写的童话和寓言小说中，动物都人格化，他让他们与人类平等共处，互相帮助；有的他让他们与人抗争，以维护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权利。在作家中，他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作品提出保护动物、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先驱，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越来越为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所证实。这是何等了不起的预见！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已在作品中向世人描绘了遗传病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又是何等了不起的预见！

本书曾以《基罗加作品选》为书名，于1997年3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之一出版。近两年来，我在检校这本旧译时，发现译文中有不少错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留下了诸多缺憾。为了使得它尽可能完善一些，我在此两年间，断断续续对全书进行了全面修订，有许多地方几近重译。现在，修订告竣，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谨向给予我支持的各位师友致以谢忱，并祈读者不吝赐正。

林 光

2011年11月12日



死去的人 .....	(159)
漫漫长夜 .....	(164)
胡安·达里恩 .....	(174)
香木屋顶 .....	(186)
儿子 .....	(199)

## 大森林的故事

巨龟 .....	(207)
火烈鸟的长筒袜 .....	(212)
被拔掉毛的鹦鹉 .....	(217)
宽吻鳄的战争 .....	(223)
盲扁角鹿 .....	(233)
两只美洲浣熊崽和两个幼童的故事 .....	(239)
亚韦比里河的通道 .....	(245)
一只懒惰的蜜蜂 .....	(255)



# 羽毛枕头

阿莉西亚的蜜月简直是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漫长经历。胆小的她生就一头金发，性情温柔得像天使，满脑子都是当新娘的幼稚幻想；丈夫的粗鲁性格却给她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她非常爱丈夫霍尔丹，可是，有时他们晚上一起从街上回家，她偷偷看一眼一小时前就沉默不语的丈夫的高大身影，一阵轻微的战栗就会蔓延到她全身。至于霍尔丹，也深深爱她，只是没有向她表白。

他们是四月结的婚，三个月来日子过得格外幸福。

毫无疑问，她本来希望在庄严的爱情天堂里少些严肃气氛，多些热情和不做作的温柔；可是，她丈夫那种无动于衷的外貌，总是使她受到约束。

他们住的房子，对她产生战栗有不小影响。悄寂无声的庭院一片白色——白色的墙裙、白色的柱子和白色的大理石雕像，使这个空荡荡的大宅院，产生一种秋天的肃杀气氛。房内粉刷的灰浆发出冷冰冰的寒光，高墙上连最浅的划痕都没有，增强了那种令人不快的冷漠感。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脚步声就会在整座房子里引起回响，仿佛长期无人居住造成了它的敏感回响。

在这个奇特的爱巢里，阿莉西亚度过整个秋季。不过，她终于不再沉湎在自己的旧梦中，依然像睡美人那样住在那所充满敌意的房子里，每天晚上在她丈夫回家之前什么都不想。

阿莉西亚日渐消瘦，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她患了轻度流感，迁延多日，病情越来越重，从未见好。一天下午，她终于能够扶着丈夫的臂膀到花园去。她没精打采地看着周围。霍尔丹突然深情地伸出手缓缓爱抚她的头，阿莉西亚立刻抽泣起来，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她为所有说不出的恐惧哭了很久，又为她丈夫的一点点柔情哭得更加伤心。哭泣止住后，她偎依着丈夫的脖子又站了很久，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这是阿莉西亚起床走动的最后一天。次日天亮时，她就昏迷了。霍尔丹请的医生仔细检查了她，嘱咐让她绝对卧床休息。

“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在大门口，他低声音对霍尔丹说。“她十分虚弱，这种病我说不清楚。她没有呕吐，什么症状都没有……如果她明天醒来跟今天一样，马上来叫我。”

第二天，阿莉西亚病情继续恶化。医生看过，认为她患的是贫血病，病情发展非常急，完全说不清原因。阿莉西亚没有再昏迷，但是显然正在走向死亡。她的卧室里整天开着灯，而且十分安静；几个钟头都听不见一点儿声息。阿莉西亚打起瞌睡来。霍尔丹住在客厅里，那里也是灯火通明。他不停地从客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而且坚持不懈。地毯使他的脚步没有一点儿声响。他时不时走进卧室，继续在床前一声不响地来回走动，每走到床的一头，都要停一会儿瞧瞧他的妻子。

阿莉西亚不久就开始产生幻觉，她看到的幻象起初是模糊和飘忽不定的，后来降落到地面。这位少妇眼睛大睁，一个劲儿地瞧着床头两侧的地毯。一天夜里，她突然两眼发直，不久就张口喊叫，她的鼻子和嘴边满是豆大的汗珠。

“霍尔丹！霍尔丹！”她直盯着地毯喊，害怕得全身僵直。

霍尔丹奔向卧室，阿莉西亚一见他来，就发出一声惊叫。

“是我呀，阿莉西亚，是我！”

阿莉西亚倘恍地看看他，看看地毯，又看看他，而且在长久愕然对视之后，才平静下来。她露出微笑，双手握住她丈夫的一只手，颤抖着抚摸了足有半小时之久。

在她挥之不去的幻觉中，有一只类人猿用手指支撑在地毯上，眼睛直盯着她。

医生们又来了，但徒劳无益。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每日每时都在失血，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失的血。在这最后一次会诊中，阿莉西亚木然躺着，这时医生们给她号脉，她那没有活力的手腕，从一个医生转到另一个医生手里。他们默默地观察了她很久，接着便到饭厅去。

“嗜……”她的医生沮丧地耸耸肩膀。“这种病说不清，我们没什么办法……”

“要拿出办法来呀！”霍尔丹喘着粗气说，突然用手指在桌上敲击起来。

在贫血造成的谵妄中，阿莉西亚的生命在渐渐消逝，晚间谵妄加剧，但是总是在凌晨时分减轻。白天她的病情没有发展，而每天早晨天亮时她就脸色苍白，几乎晕厥。到了晚上，她的生命好像随着血液流失而离开她。每天醒来，她总是觉得自己头上像压着千斤重负似的瘫在床上。这次病倒后的第三天，她再没有离开病榻。她的头几乎不能动。她不要别人碰她的床，更不要别人替她调整枕头。她迷迷糊糊感到恐惧的东西，现在幻化成鬼怪向前移动，缓慢地挪到床边，费劲地攀着床单往上爬。

随后她就失去了知觉。最后两天，她不停地低声说胡话。卧室和客厅里继续幽幽地亮着灯。在这座房子死一般的寂静中，除了床上传来单调的说胡话声和霍尔丹不停的脚步发出低沉的回响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阿莉西亚终于断气了。女仆后来独自进屋拆床，非常惊讶地盯着那个枕头。

“先生！”她轻声叫霍尔丹。“枕头上有污斑，像是血迹。”

霍尔丹快步走上前去，俯身看枕头。在枕头套上，在阿莉西亚头部压的凹坑两边，看见许多乌黑的小点。

“看来像是叮咬的洞。”女仆一动不动地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

“拿起来对着亮光照照。”霍尔丹对她说。

女仆拿起枕芯，不过立刻扔下，并且盯着它，脸色发白，还浑身发抖。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的头发都倒竖起来了。

“怎么回事？”霍尔丹嘶哑地低声说。

“很重。”女仆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晰，浑身仍在颤抖。

霍尔丹拿起枕头，觉得它重得出奇。他把枕头带出卧室，放在饭厅的桌上，把枕套和枕芯割开一道口子。面上一层羽毛飞了起来，女仆大张着嘴发出一声惊叫，同时举起紧握的手捂住自己的脸。在枕头里边的羽毛中，几条多毛的腿在缓缓移动，那是一只怪异的动物——一只黏糊糊的球状活物。它鼓得很大，几乎找不到它的嘴。

阿莉西亚倒床后，它曾夜夜用它的嘴（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吸管），偷偷扎进她的太阳穴，吮吸她的血。这样的叮咬几乎觉察不出来。每天挪动枕头，起初无疑曾经妨碍它的发展；不过，自从女人不能活动以后，吸血就大大加快了。在五天五夜之内，它就把阿莉西亚的血吸干了。

这种鸟类的寄生虫，在平常的环境中是很小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它的体积会增大。人血似乎对它特别有营养，所以在羽毛枕头里找到它，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 中 暑

小狗奥尔德迈着懒洋洋的步伐，笔直穿过院子，走出大门去。他停在牧场边上，对着丛林伸懒腰，双眼眯缝，翕动着鼻子，然后静静坐下。他看见单调的查科平原上，间隔地穿插分布着田野和丛林、丛林和田野，除了牧场的浅黄色和丛林的青色之外，没有别的色彩。在两百米外的地平线上，丛林从三面把农场围住。西边的田野越来越开阔，伸展成林中空地，而且在远方不可避免地划上一条阴暗的轮廓线。

在这清晨时刻，与中午耀眼的光线形成对照，远方显现一种宁静的透明。没有一片云彩，也没有一丝儿风；在平静的银色天空下，田野散发出令人神清气爽的清凉，给面对着肯定是另一个干涸日子的沉思的心灵，带来干活会有更好补偿的感伤想法。

小狗奥尔德的父亲米尔克也穿过院子，坐在小狗旁边，觉得很舒服，懒洋洋地哼了一声。两条狗一动不动地坐着，因为牛虻还没出来干扰他们。

刚才一直望着丛林外沿的奥尔德，看出天气情况说：“今天早晨很凉爽。”

米尔克顺着小狗的视线看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心不在焉地

眨着眼睛。过了片刻，他说：

“那棵树上有两只游隼。”

他们扭头无动于衷地看着走过的一头牛，还习惯性地继续张望周围的东西。

就在那时，东方开始出现扇形的紫红色，地平线也已失去黎明时的清晰景色。米尔克交叉起前腿，觉得有点儿疼。他一动不动地审视自己的脚趾，终于决定闻一闻那几只趾头。头天他从脚趾上剔掉一只穿皮潜蚤，想起这只小虫让他吃的苦头，他把这只受伤的趾头舔了又舔。

“走不了路啦。”最后他大声说。

奥尔德不明白他说什么。米尔克又说：

“穿皮潜蚤很多。”

这次小狗听明白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按自己的理解回答道：

“是有很多穿皮潜蚤。”

他们俩又沉默下来，都相信彼此说的话。

太阳出来了；在第一道阳光照耀下，雉鸡组成的铜管乐队，便对着洁净的天空发出乱哄哄的号声。被斜照的阳光镀成金色的那两条狗，眯起眼睛，感到十分舒适而幸福地眨了又眨。由于喜爱沉默的迪克，上唇被长吻浣熊撕裂而露出牙齿的普林斯，还有取了土著名字的伊松杜。这几条狗的到来，那两条狗身边的伙伴渐渐增加了。这五条狐獴随即直挺挺地、昏昏然地躺在那里睡着了。

过了一小时，他们抬起头来；在那座宽敞的两层农场房舍（下层用黏土、上层用木料建造，有瑞士式木屋的回廊和扶栏）对面，他们听见主人下楼梯的脚步声。琼斯先生肩上搭着毛巾，在房舍的拐角处停留片刻，望了望已经升高的太阳。他以饮威士忌酒度过比平日更为漫长、孤独的不眠之夜后，仍然睡眼惺忪，嘴唇没有合拢。

他盥洗时，那几条狗走上前去，一边嗅他的长统靴，一边懒洋洋地摇尾巴。跟受过训练的动物一样，这几条狗辨别得出主人最轻微的醉酒迹象。他们慢悠悠地走开，又躺到阳光下面。可是温度升高，他们便离开那里，躲到阳台的阴影里去。

这一天和这个月先前的所有日子一样：干燥、晴朗，烈日晒上十四小时，仿佛坚持要把天空晒化，把湿润的大地刹那间晒裂，形成无数白色的硬块。琼斯先生去地里查看前一天的活儿，然后回到住所。他一上午什么都没干。吃过午饭便上楼睡午觉。

两点钟时雇工们又去锄地，尽管那时太阳很毒，杂草是不会放过棉田的。跟在他们后头的是那几条狗，自从去年冬天学会了与游隼抢夺锄头翻出的白色蠕虫以后，他们就十分喜欢耕作了。每条狗都躺到一棵棉株下边，伴随他们喘息声传来的是锄头低沉的敲击声。

这时天气越来越热。在阳光耀眼的、静悄悄景色中，四下里空气在抖动，使人看不清楚。新翻的地上散发出热气，雇工们头上包着飘动的头巾，忍着热连耳朵都包上，不声不响地干着农活。那几条狗时时更换棉株，以找到更凉爽的阴影。他们直挺挺地躺着，躺累了只好坐起来，以便舒畅地喘口气。

他们的前方现在有一小片漂土荒地在反射亮光，从来没有人想去开垦它。奥尔德忽然看见琼斯先生坐在荒地的一棵树上，正盯着他，便摇着尾巴站起来。别的狗也都站起来，但都倒竖起身上的毛。

“那是主人！”小狗喊道，为那几条狗的架势感到吃惊。

“不，那不是他。”迪克回了一句。

四条狗站在一起闷声嘟哝着，目不转睛地盯着琼斯先生，而他仍然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小狗疑惑地往前走，可是普林斯呲起牙对他说：

“那不是他，是死神。”

小狗吓得毛也倒竖起来，退回到狗群那里去。

“是死去的主人吗？”他焦急地问。

别的狗没回答他，怒冲冲地吠起来，一直保持着害怕的姿势。不过，琼斯先生已经在抖动的空气中渐渐消失了。

雇工们听见狗吠声都抬头看去，可什么也没看见。他们转头看看是否有马匹跑到地里来，随即又弯下身去。

那几条狐狸回到通往农舍的路上去。那条小狗身上的毛仍然倒竖着，向前跑，然后又紧张地小快步往回跑，他知道他的伙伴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件东西快死时，先会出现鬼魂。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看见的那个人不是活着的主人？”他问。

“因为那不是他。”他们冷冷地回答他。

那是死神，农场将随着死神的到来而易主，他们都将受穷，还得挨踢！当天下午的余下时间，他们都在主人身边度过，显得又忧郁又警惕。听到一点儿声响就嘟哝，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吠。琼斯先生对自己的护卫如此警觉颇感满意。

太阳终于落到小河边黑色的棕榈林后边去了，那几条狗在洒满银光的夜晚的寂静里，守在农舍周围，琼斯先生又在农舍楼上开始他啜饮威士忌的不眠之夜。午夜时分，他们听见他的脚步声，然后听见两下他的靴子落在地板上的响声，灯也就灭了。这时，那几条狗感觉到主人的变化即将发生，感觉到他们的孤独，便在沉睡的农舍下边哭泣起来。他们齐声痛哭，粗哑刺耳的抽泣声连续不断，一再变成痛苦的嗥叫，普林斯持续发出追猎时发出的叫声，别的几条狗这时也跟着抽泣起来。小狗只会吠。夜深了，那四条曾受即将失去的主人的喂养和爱抚的大狗，聚集在月光下，伸着因悲伤而肿胀的嘴脸，继续为当家畜的不幸而哭泣。

第二天早晨，琼斯先生自己去牵骡子，还给套上犁，干活直干到九点钟。可他不满意。因为，地从来没有好好耙过；犁铧也不锋利，骡子的步子迈快了，犁就跳起来。他把犁扛回去，把犁铧磨快；可是，犁上有颗螺钉买来时就已经裂开，在他安装时拧



断了。他叫一名雇工到邻近的作坊去，嘱咐雇工要照顾马，那是一匹好马，但是容易中暑。琼斯先生抬头看了看中午的毒太阳，坚决要雇工一步也别让马儿跑。他吃过午饭，立刻上楼去。一上午片刻不离主人的那几条狗，这时留在阳台上。

这天中午，阳光和空寂令人疲惫不堪。周围的一切，因灼热而显得朦胧。农舍周围院子里的地面，被直晒的阳光晒得发白，仿佛是一片热腾腾的沸水，弄得那几条眨动眼睛的狐狸昏昏欲睡。

“鬼魂还没出现。”米尔克说。

奥尔德一听到“出现”这个词，耳朵就忽地一下竖起来。

小狗受这种说法的刺激，站起身来，吠着找寻什么。不久他不吠了，跟伙伴们一起专心打苍蝇。

“不会来了。”伊松杜也说。

“那个树桩下边有过一只小蜥蜴。”普林斯第一次想起。

一只母鸡张着嘴，张开翅膀，因天热而迈着沉重的小跑步伐，穿过发烫的院子。普林斯懒洋洋地注视着那只母鸡，突然跳了起来。

“又来了！”他喊道。

那个雇工骑着马独自从院子北部走来。那几条狗弓身站起来，以有节制的愤怒对正在走近的死神直吠。那匹马低着头走，对不得不走的方向显然犹豫不决。死神经过农舍前面时，朝水井方向走了几步，便在无情的阳光下渐渐消失了。

琼斯先生从楼上下来；他睡不着。当他准备安装那把犁的时候，意外地看见那个雇工骑马回来。为了能在这时赶回来，雇工一定是不听吩咐，让马奔跑了——尽管琼斯先生下过命令。这匹可怜的马肋腹部布满无数鞭痕，完成任务后刚被放开，就颤抖着垂下头，侧身倒下了。琼斯先生命令那个手中仍握着鞭子的雇工到农场去，免得因为继续听见他的诡辩而揍他。

不过，那几条狗却很高兴。本要找上他们主人的死神，现在找到这匹马就满足了。他们兴高采烈，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